■图片故事

两根冰棒带来的高考记忆

□卢兆盛 文/图

39年前，我第一次参加高考，就因为多吃了两根冰棒而失利以致落榜。

那是1979年7月上旬，时值盛夏，骄阳似火。全县考生都集中到县一中这个唯一的考点，参加为期三天的高考。7月6日下午，我们学校100多名考生赶到县城，统一安排住在县教师进修学校学生宿舍。

出发前，学校特地宣布了几条纪律，除了严禁下河游泳外，还强调了要注意交通安全和饮食安全，要求同学们不要乱走、乱吃东西，外出要向带队老师请假。吃晚饭时，也是带队老师之一的班主任又将上述纪律重申了一遍，尤其叮嘱大家最好不要喝生水、吃冰棒，免得拉肚子。

宿舍没有安装吊扇，热得要命。晚饭后，我们几个平时玩得好的同学不想待在房间里复习；何况家离县城几十里路，大家从小到大都没到过几回县城，都想借此机会到街上遛遛看看。于是向班主任请假出去走走，老师批准了，交待我们快去快回。

天实在太热了，没走多远，我们就都感到口干舌燥。走到一家国营旅社边，正好门口在卖冰棒。一位同学提议："买冰棒吃吧。"大家几乎没有半点犹豫，异口同声："好！"似乎早就把老师的叮嘱当成耳边风了。我们每人买了一根，边走边吃，感觉味道好极了。说实话，那年头，我们这些乡里伢崽平时难得吃上一根冰棒，一是没钱，二是即便有钱也舍不得或者舍得也难得买到。

回到宿舍不久，我还是感到口渴得厉害，想到刚才吃过的冰棒，忍不住还想去买。我向班主任扯了个谎，说刚出去时不小心把一本书落在国营旅社了，要去找回来，班主任同意了。我独自一人径直走到卖冰棒的那家旅社，先买了一根，站在边上吃了，接着又买一根，边吃边往回走。没想到，这下口福饱了，麻烦也来了！大约个把钟头后，肚子开始胀痛起来，后面的结果可想而知，那个晚上我接连上了四五趟厕所……书自然看不进去了，也不好意思告诉其他同学，躺在床上迷迷糊糊熬到天亮。早晨起来又拉了两次，只感到浑身乏力，虚飘飘的，打不起精神，走起路来双脚好像在打摆子……

这种状况怎么能进考场？当初怎么不听老师的话？后面那两根冰棒不吃就会渴死吗？自己怎么那么嘴馋呢？我在深深自责、后悔的同时，更多的是紧张、害怕、焦虑……我担心进了考场还会拉肚子，担心因此考砸而断送了自己的前程。想告诉班主任，又怕挨骂——其实，更多的是怕他失望，因为我本是全校文科考生中的尖子生，班主任对我青睐有加，就指望我能考上大专，为学校争光，而我却如此不守纪律、不听话。我在心里一边暗暗打气：一定要挺住，挺住！一边默默祷告，祈求老天爷保佑自己顺利考完，考出应有的成绩。

第一场考试是语文——我最喜欢最拿手的科目，平时考试都是高分。但考到一半时，肚子又隐隐作疼了，我强忍着，却总感到心烦意乱，精力很难集中。终于挺到交卷，我第一个冲出教室，跑向厕所…….

等我出了校门，同学们早都走远了，只有班主任还在门口等着我。我拉肚子的事他已知道了，但并未责备我，而是赶紧带着我去医院拿止泻药。尽管我在后面的考试中没有再拉肚子，但因为第一场没有考好，心态老是调整不过来，接下来的几场考试也都很不顺利。半个多月后，成绩揭晓，我以0.5分之差而与中专失之交臂，逼得我忍辱负重再苦读一年才挤过那座"独木桥"，考上，一所师范学院。

多年来，只要一提到高考，我就会想起第一次参加高考时贪吃的那两根冰棒，心中五味杂陈，不时提醒自己：做任何事情都不要任性，要把握分寸、守住底线，否则，将会付出沉重的代价……

一位农村老人眼中的改革开放

□韦耀武

妈妈生活在郊区延庆，是个不善言语的农村妇女，但是提起近40年的变化，却也有说不完的话。

她叫崔占英，出生在战火纷飞的1937年。童年是在极度恐怖的环境中度过的，直到解放，才过上太平日子。她婚后养了四个孩子，由于当时农业生产力低下，虽说孩子们没有挨饿，但总体上还是营养不良。实行分田到户前，每年年底生产队分粮食，她都要找人接济工分，为此没少欠人情。

农村分田到户后，激发了农民的热情。她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呵护自己家的庄稼。那一年，家里终于有了余粮，不但不用找人接济了，而且再也不用天天吃玉米面了。每到秋天，家里的小院就堆起一座玉米山。她说没想到一个小家庭会收这么多粮食，快赶上生产队一个小队的产量了。

以往缺粮的时候常常是几个孩子把饭吃光了，无奈的母亲只好再去做玉米面糊糊泡腌菜汤胡乱地对付一顿。有了余粮，她开始"落实"设想已久的奖赏机制。看到我们考试得了高分，她会多做几个菜庆祝一下；每次期末考试前她总要炒上一盘鸡蛋为参加考试的孩子们补补脑子。1983年我考上了北京农学院林学系，母亲高兴得合不拢嘴，说现在政策好了，儿子有机会上大学了，以后的日子会越过越好。

母亲婚后一直和公公婆婆住在只有三间的土坯房里，共用一个外地(过堂)，四个孩子两个大人挤在一个炕上。冬天勉强对付，夏天热时让人受不了。没办法，她只好把西屋的柴房打扫干净，让我和哥哥住在里面。1976年地震柴房倒了一面墙，要不是哥哥拉着我跑得快，人就被埋在里面了。回想那时的情景，母亲没少落泪。

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，母亲搞多种经营，渐渐有了一些存款。1986年她拿出存款盖起四间砖瓦房，实现有独立小院，住砖瓦房的理想。谈起新房子，她说有一个独立的院子是农村媳妇最基本的想法，我为此奋斗了30多年。如果不是政府的改革政策，我可能还要再等几十年。

2015年为了实现母亲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新梦想，我和哥哥在原宅基地翻建了一栋两层的小"别墅"。住在属于自己的"别墅"内，再也不用发愁院子积水、家具发霉和冬季取暖的问题了。她说这样的房子，旧社会的县长也住不上，我可算是有福之人了。要不是改革开放，你们哥俩怎么会有钱盖这么好的房子，还是应该感谢党的政策好，政策对了头，群众有奔头；政策不对头，百姓愁上愁呀！

随着年龄的增大，母亲常常会唠叨以往的一些琐碎的事情。40年前家里只有一辆手推车，每到秋收或冬季运农家肥，推手推车上工的人每天可以比别人多挣2分。手推车没少给家里创造"财富"。村里很多家庭把拥有手推车作为奋斗的目标，有些家庭几年下来也没有实现。分田到户后，家里很快就添置了毛驴车，赶着毛驴车运送货物快捷多了。生产队时代村里只有四辆马车，秋收、春耕全靠这些工具，所以常常是地冻了庄家还没收完。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，一个只有60多户人家的村子养活了20多挂马车。国庆节后一个星期，粮食、秸秆全部收运完毕，速度超过生产队时的四五倍。无怪平常少言寡语的母亲说起改革的政策，也有说不完的话。

最使母亲挂在嘴边的是她如今有了自己的养老金。她说是共产党发的，从当初的280多元已经涨到600多元了。除了这些收入，她说还有水库移民补贴款和政府给的百万亩造林土地补偿款，加起来每年有1万多元。逢年过节儿女给她钱时她总说，政府给我的钱足够我花了。她还说政府给的养老金，解决了咱们村很多老年人的生活问题。有了属于自己的钱，才算是幸福的人，我们这些农村老人现在都很幸福呀！

母亲就像一本封面普通的书，细细品味她的话，体会她走过的岁月，才能感觉到书的厚度和内容的丰富。回首改革开放的40年，是母亲奋斗的40年，更是国家飞速发展的40年。我为母亲喝彩、点赞，更为国家喝彩、点赞。

■每日连载

这里有劳动关系的曲折故事，这里有工会工作的形象解读，这里有工会干部的炽热情怀……这是一部可以当工会教程读的小说——

人民利益

——工会主席的维权故事

□关明

今年以来，北梁市加大了招商引资的力度，市委市政府提出，要抓住沿海地区产业升级，"腾笼换鸟"的机会，利用后发优势，把北梁的经济搞上去，力争用五年左右的时间，"再造一个新北梁"。负责招商工作的令行止到处宣传：我们的招商政策总结为一句话就是：法治环境的目标是老板怎么安心怎么办，服务环境的目标是老板怎么开心怎么办，人文环境的目标是老板怎么舒心怎么办。

他说，只要有利于北梁经济发展，什么样的做法都可以试行。在与香港裕翔公司洽谈时，他还说，"来北梁落户的企业家是恩人，来投资我们的老板是亲人，能吸引来投资的是能人，影响投资环境的是罪人。欢迎各路资本家到北梁来剥削，你们越剥削、越赚钱，我们就越发展、越欢迎。你们是前来给我们的工人创造就业机会，给我们的政府创造税收，给我们的城市创造GDP的。这样的剥削，越多越好。"

在如此强力招商措施下，一时间北梁显得门庭若市，不时有沿海地区、港台以及欧美的商家上门考察投资环境。这种接待资本家的事儿，一般是由令行止出面，所以一时间，令行止成了热门人物，经常和一些西装革履、金发碧眼的人物出现在报纸上和电视上，风头甚至一度盖过了市委书记董明海和市长遇世安。

事实上，北梁在招商中招来的内商要比外商多。有些本来是提供给外商的政策，也让一些内商看准了商机。白广发就是其中之一，他与港商韩金成合作，利用招商引资的政策，在象城县新辟的工业园区弄了一大块地，合资成立了北梁裕翔科技公司，号称是朔方最大的高端金属制品加工企业。据称产品有上百种，包括手机外壳、汽车零部件，也有金属饰品，还有纳米离子保健炊具。令行止以化解产能过剩补偿政策的名义，配给了他们一块百万吨级的煤田，把白广发去年关闭几座焦炉的损失不仅全部补了回来，还大赚了一笔。

全部手续办完之后，白广发拎了一只密码箱丢到令行止的车里，长出一口气说："这下好了，本来那几个小矿怕是保不住，现在不仅保住了，还能扩大规模。下一步我就加大投入，挖我的煤，炼我的焦。韩金成那家伙，喜欢加工什么金属，就让他弄去。我从煤矿里一天能挖出来一辆奥迪，比他那些乱七八糟赚得多了。"令行止说："人家那叫高端制造业，是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。"白广发说："高端个屁，别人不知道，我还不知道他？他自己就不是个高端人，当年在北梁装神弄鬼，冒充神仙非法行医，把病人治死了，政府要抓他才跑到香港去的，他腚上那点屎，老子清楚得很。他搞的那点玩艺，都是南方淘汰的。这回合资，也是我出的钱，要不是他身上那张香港皮，我才不理他呢。我就想不明白，你们政府，为什么对外商就高看一眼？"

令行止不屑地说："给你说你也不懂，这根本不是经济问题，而是政治问题，政治就是最大的经济，经济就是最大的政治。"

再后来，令行止又把白广发和韩金成安排进了市人大和市政协，当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，算是报了呼维民不让他当劳模的一箭之仇。 (连载19)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 本版邮箱：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